

寻找潜藏在灵魂中的

瘦与白

南充市作协主席瘦西鸿访谈

瘦西鸿，本名郑虹，客家人，1965年2月生，中国作协会员、南充市作协主席。1981年以来，在全国300余家文学刊物发表诗歌作品3000余首，有500余首诗歌入选各种选刊选本。获第四届“四川文学奖”、首届“川观文学奖”等。出版《只手之音》《方块字》《瘦行书》《客骚》《灵魂密码》《瘦诗100》《一时一空》《如此干净的身体》《被词语照亮的人》等诗文集。



群体之聚合，非要把诗歌拉上山头，非要让诗歌与现实疏离隔膜。反映在文学上，最终就成了：挤眉弄眼，丢人现眼；心浮气躁，心猿意马；神不守舍，神短气浮。

我对真正好诗的期待，就是人眼，入心，入神。这对自己的写作无疑是最高期待和最大挑战。一首好诗，首先要入眼。直面现实，直抵人心，直击灵魂，让人一眼认定，过目不忘。然后入心。无论格调、气势、境界，还是旨意、题材、风格，还是情感、表现、气息，都应该写到读者心坎上。最后入神。要有文体的自信，具备独担此任、舍我其谁的境界；要有文本的自觉，具备勇于挑战传统与自我的决心，别出心裁、独树一帜；要有文风的自律，摈弃假大空、说教、自言自语，为赋新诗强说愁等不良风气，担当起洞悉时代和唤醒人心之重任。

张生全：您的笔名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我曾看过一个资料，您说因为知道有个“瘦西湖”，因此结合您的名字，取笔名“瘦西鸿”。看来，您似乎对“瘦”这个字情有独钟，您的其中两本诗集的名字也叫《瘦行书》《瘦诗100》。您能从诗人的角度，谈谈您对自己的诗歌写作和作品的看法吗？

瘦西鸿：多年来，大家对于我的笔名都十分好奇，我也很少讲过。我本名叫郑虹，比较女性化，开始几年发表作品，很多报刊把我归入“女诗人”，搞得我很尴尬。1988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了《星星》诗刊在大邑县举办的“原始诗会”，当时我正在研究李叔同，他有个笔名叫“瘦桐”。在静惠山公园那个把酒聊天的夜晚，当听到一位编辑讲到“瘦西湖”时，我灵机一动，便给自己起了这个笔名。以“瘦西鸿”为笔名发表的第一组诗歌，便是当年10月的《星星》诗刊，从这个角度讲，瘦西鸿是真正的“80后”诗人（笑）。

其实“瘦”这个字，本身很有禅意，也诗意十足。古诗中“人比黄花瘦”“古道西风瘦马”“应是绿肥红瘦”“竹影和诗瘦”“瘦马嘶残月”比比皆是，不一而足。“瘦”的本义有纤细、瘦小、突兀、瘠薄之意，与“肥、胖、壮”都是反义词，其实也印证了我自己看似

狂放不羁却常常暗自胆怯、自卑、隐忍的个性。当然，与现实生活中我体重的“胖”，无疑也是极大的讽刺，与现在所有女性都想“瘦”，又有一份暗自的自得（又笑）。

反映在我个人的诗歌写作上，“瘦”其实正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极力规避假、大、空、虚，从时空的细处低处、实在处、隐蔽处着笔，去打量万事万物的肌理与秘密；从文字的象形、会意、歧义、遮蔽处着笔，去打开汉字无限种组合和延展的可能，从而表达一个我的心境与感悟，获得独特的诗意与自得。所以我还几本诗文集叫《只手之音》《如此干净的身体》《灵魂密码》，从肢体写到身体再写到灵魂，也是身体逐渐打开、精神逐渐探微的过程。

张生全：请谈谈你自己的写作和今后的打算。

瘦西鸿：写诗这么多年，总觉得是在用白纸的白，擦着蒙在文字表面的尘垢，擦着自己卑微的内心。但很多时候，面对一张白纸，我真的无从下笔。我怕一些毫无意义的书写，浪费了白纸的白，更怕别有用心的书写，玷污了白纸的白。写作者总是孤独的，和埋在时间深处的文字一样。我渴望被唤醒，正如一个文字渴望被发现，那样我们生命的含义和意义才不会被埋没。或许正是这样的动机，维系着我这这么多年孤独的写作。但我是知足的，通过写作，我更多地研究和发现了文字的奥义，也更多地通晓了生命与其所寄居的时空之间的秘密，从而更准确地掌握着自己物质生活的厚度和精神生活的高度。

诗是人生的一场梦境，诗歌写作其实就是守白。诗人通过一首诗，完成对外部世界的介入和对内心世界的挖掘。这种介入与挖掘，都需要留白，否则就流于满与空，就会使诗与人失去独立和完美。写诗这么多年，虽然有一些满意的诗，但我从未满足。我将一如既往、一往无前，沿着自己的内心，继续在时空中探索生命的秘密，找到那些潜藏在灵魂中的白。正如此刻，落在这张白纸上的文字，表面很黑，但我却从这些黑，更醒目地看见了白。我希望永远守住这样的白。

张生全：南充历史悠久，古老的充国久负盛名；同时南充位于嘉陵江中游，土地肥沃，风光秀美。在这块地域上生长起来的南充文学，是文学川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该地作协主席，请介绍一下南充当下的文学现状。

瘦西鸿：南充地处嘉陵江中游，一千里嘉陵江画意诗情，两千年南充城山灵水秀。新时期的南充文学，无疑是文学川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南充市现有中国作协会员21位，四川省作协会员156位，市级作协会员258位。老一辈有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魏继新、获第三届四川文学奖的作家李一清、获冰心儿童文学奖的作家曹雷。还有散文作家何永康、萧红涛等；中生代有获第四届四川文学奖的瘦西鸿、著名诗人邓太忠等；新生代有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奖的作家杨胜应、获首届“嘉陵江文学奖”的作家邹安音、儿童文学作家蒲灵媚等。此外，南充还有一批文学新人及数量可观的网络作家，以及在外地很有影响力的南充籍作家郑小琼、杜阳林、彭家河、陈新等，他们共同构成了南充文学生生不息的蓬勃力量。

张生全：南充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出现过司马相如、陈寿、落下闳等文学、史学及科学大家，请问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给南充作家带来怎样的影响？南充作家创作的主要着力点和创作方向是什么，尤其是最近几年？

瘦西鸿：南充丰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文脉传承，一直滋养着南充本土作家。纵观南充作家近年的作品，他们创作的主要着力点和创作方向，始终是关注社会变迁、关怀人类命运、关切时代精神。紧紧围绕作家所处时代的发展变化，深深挖掘人与时代的多重关系，从历史的、文化的、生命的角度，描摹刻画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场景、不同生活群体所共期待、创造、奋斗的时代史诗和精神画卷。尤其特别关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关注底层人们的生活与命运、关注文本意识的自觉和自立，这些都突显了南充作家的自我追求和现实担当。

专题

主持人:杨献平

布罗茨基说，“在文学中，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体验是次要的东西。不同艺术门类所诉诸的材料，都具有各自无后坐力的线性推力。”诗歌的产生其本身就是一个谜，在很多时候如此，过去和将来更是。有时候我在想，古人的诗歌，从一般意义上说，他们是摒弃了晦涩难懂的，有一种“布道”和“经验性总结、告知与提升”意味在内。现代诗至今，人们很难在谈论诗歌时候一口气背诵某人的整首诗，最多也只是其中几句而已。因此，相较于古人的诗歌写作，现代诗首先是个人性的，再就是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它们完全不具备深入民众的技术、语言、形式上的基础。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涉及写作的目的、本质和意义。但在很多时候，人在很多时候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都是没有目的和意义的。意义只存在于意义本身有限的空间里。

《四川作家》报本期推选吴小虫一组诗。对于这一位诗人，现实中我很熟悉，也是为数不多交往较多的诗人，但他给我的印象一直很模糊，这种模糊可能来自更多方面，比如人生观念的不同，个人出身及后天环境的迥异，如此等等，都无可厚非。吴小虫善于从自身经验出发，以“横排”的体验方式，去表现自己对于生活本身的发现。他的发现有时候显得隐秘也有些乖张，有一些戏谑也还有点庄严。生活本身给予诗人的东西可谓浩瀚，但再浩瀚与庞大的事物及其运动轨迹，必须借助于具象的细节。唯有细节，方才构成了文学艺术作品突破语言与民族、审美和趣味障碍的不二途径。细读吴小虫的这几首诗歌，无外乎率意之为，情理之中，他者之像，我之感触。从他的诗歌当中，我感悟到的是，生活是一个庞大、繁杂且无色无形的“工程”，他，你，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任何意识与行为，都不过是在将一个个的瞬间以及瞬间之中最深刻、经验的“世相”“人心”恰切地表达并期待更多的感同身受而已。

散步

午后的散步给了人一种都市生活的馈赠

我执着于我，在过马路的风中站立
羞于说起往事和心中的
不知那是不是爱，她有着身后府河流淌的轻快（锦江春色来天地）
停下来久久观察，我们的一生
将走向哪儿在急流处跳跃
在前方有阻挡而回流的拥挤碰撞

那里肯定有欢爱。一尾鱼
模仿着白云形成它的鳞甲和权力
枝蔓着又横向流淌转复向前
她古老和年轻的样子是同一河道
她轻轻的歌谣散落两岸无数个晨昏
那引车卖浆，在河边喝茶打盹
那迎面走来两颊烫伤疤痕的坚毅

我的悲愁都太渺小
河流是重生的母亲和爱人

石像

进入一种时间，就是进入一种力
翻山越岭的善财童子，饥渴中遇到了石匠家袅袅升起的傍晚炊烟
饱我肚腹暖我床盖
石匠对他说：成为石像，我们毕生的事业如同彩练当空飞舞
而万物在大地上生长被庇护着
作为一种象征，后世的考察实体

那审美的造型——

双手插在袖里，山村老巫嫌弃扭头
高高的发髻是不可逾越的沉睡

那日和周卫民在明蜀王墓
一群老太太去恍惚轮回中的宫女
我触摸冰冷的墓门
在空空的藻井莲花中踟蹰
内心里一个声音，那石狮仿佛抖动了
“给我今天
给我梦幻的花朵和晚餐”

人世回荡，人

渺小的含义，或许是距离
天上星星冷眼
热肠亦在奔腾江水

我想起那年冬天，和几个朋友
在嘉陵江边，瑟缩着
整个河床裸露了出来

没有直接返回，水边的岩石
虽然被磨平，光滑
死，也是质地坚硬的暮色

立于其上，站立良久
负托着同样低缓
而热望，正从雪山上向堆积
擅长于戏谑、同样的流淌
一个朋友正是洞见
“江水永不改其容色”

吴小虫诗歌

花期

四月里发生的事
先是，池塘里莲叶初成 □
某天早上，去晾晒衣服 □
高高的树下，鸣蝉 □
开始了一生的吟唱 □
之后又听到布谷 □
散布好消息的俊美角色
谷子就要从大地长出来

而门前玉兰，朝着阳光的大朵大朵，先期开放有三风中摇曳，雨中静垂
无须问其他花何时
同是一棵树上，组成了静静站立的黄昏

九月

日子如有神迹
定是弯腰的一个动作
把一个倒了的空酒瓶子里扶起
整齐地列队在走廊
可惜很少有风经过
呜呜响起的，会让房子里的猫跳舞

那只猫一直伴随着我
它经历过的黑与等待
不断去问墙上的影子
或者，去舔舐自己的皮毛
我也是最近才学会蹲下来和它轻轻说话

不知往事会不会怪我
我已在风中吹干了身上的泥

重庆合川行

去合川，自带三千问
我们从杨家坪坐到了北碚
又从北碚汽车站转车
中间买了两瓶脉动，上了一次卫生间
那天阳光很好，步子很好
后来他就把那天的自己做成微信头像
马娟很好，她表妹蒋丹的画很好
她们的故乡三峡巫溪
我曾于其上泛舟
暂时忘记过世界，江水淹没我
使一个诗人上升到合川就像来到自己的心脏
左兄在这里孤独地跳动着
他诗篇中词语的光芒
照破层层乌云，他美丽的妻子正成为他诗中的另一个词
然书生不胜酒力
疏影横斜，卧倒在洁白的大床
抱着马桶吐过的步子
半夜还要刷一遍朋友圈
然后天就亮了，昨晚——发生了什么？
合川早晨的雾气还未消散
青青田野，我们并肩走着
语言趋于静默，身体趋于内心
而在无名的山顶起伏的草木，正是有情者
阳光下的露珠
罢了罢了，下山去吃牛肉面
你应该早就明白

老舍故居门外，读其《端午》诗

我们还在重庆，烽火硝烟的日子
而他们在他们的时空
6月18，端午时节，一个人独居
没什么灵感，站起又坐下
风狂雨狂，路边玩耍的孩子衣不蔽体
吴组缜到访寒舍，身披蓑笠
满脚的泥浆带着情深，请我去家里过节
也不顾桌上未完的小说章节
一起踏进这满是泥泞的道路
原来也伴有田地整齐，视野开阔
一条清澈溪水曲折流淌
翠竹像卫士一样守护在岸边
如果不是雨天，在道旁的密林里
一群群的白鹭飞起，刹那间我的心也跟着飞起
舒姓迎春，庆祝春天的大地复苏
字舍予，舍弃自己给予
但给予我的永远是朋友们，视我为手足
组缜最近养了一只小花猪
每次去，我必然向它鞠躬致敬
一次花猪生病了，吴太太的脸色红白交替，组缜也不自在
我主动建言给它吃奎宁
说不定得了疟疾或肚里有了虫
要不就让花猪捂着被子睡一觉
终究是医生灌了汤药，之后好起来了
鸡鸭肉尚且丰富，如今一盘凉拌藤藤菜
从隔壁菜园子摘的毛豆水煮高粱酒，组缜得了稿费打的已经足够，足够我有勇气活下去